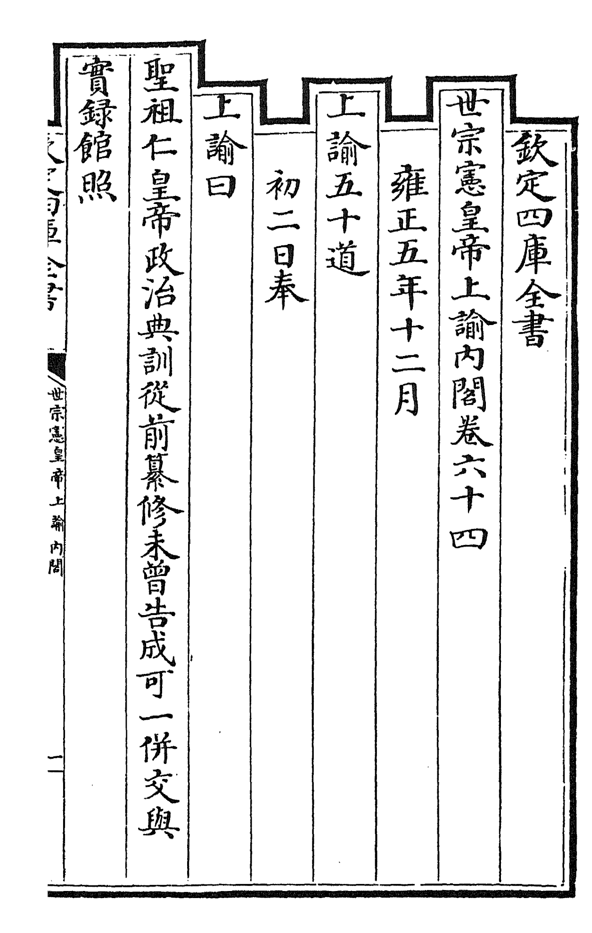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六十四

雍正五年十二月

上諭五十道

初二日奉

上諭曰

聖祖仁皇帝政治典訓從前纂修未曾告成可一併交與

實録館照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聖訓之例敬謹纂修陸續進呈朕覽
又太常寺奏
朝日壇景升街牌樓倒壞應將原監督工部郎中藏珠等
議處奉
上諭工部官員等向來侵盜浮冒錢糧弊端種種此奏内
修理牌樓一事即冒銷銀兩至千餘金之多方及三年

即便頹壞此皆阿其那以國家公事曲市私恩藐忽典禮之所致藏珠著革職枷號於工部之門俟其應賠銀兩全完之日著工部堂官請旨

又署直隸總督宜兆熊等題叅高邑縣知縣沈景韓等疎縱盜犯越獄奉

上諭斬絞重犯越獄脫逃皆地方官疎縱所致朕屢次降旨嚴飭而畿輔之地尚有重犯越獄之案若不從重處分無以示儆沈景韓胡士枚俱著革職令其協同接任

官緝拏務獲倘一年限滿不能拏獲將沈景韓胡士枚枷號本縣俟緝獲之日該督請旨釋放

初三日奉

上諭前科武進士大半皆授為侍衛餘亦依次俱得選用今科進士朕恐其多選侍衛反不能盡心學習所以揀選侍衛者甚少但伊等未得一時録用置之閒散殊為可惜今特廣為加恩將未選侍衛之滿洲蒙古進士授為藍翎交與領侍衛内大臣効力行走漢軍進士交與

該旗以驍騎校補用其餘漢進士有人材可用者分發各省賞食千總俸著督撫提鎮試看如果材力壯勇効力勤謹者以守備題補此事著怡親王康親王會同兵部斟酌揀選詳議具奏

初四日奉

上諭直省拔貢舊例十二年題請舉行一次後因各省學政不能秉公選取國子監未便照例請行於雍正元年特行一次朕思各州縣每年歲貢較其食廩淺深挨次

出貢内多年力衰邁之人欲得人材必須選拔著令各省學臣於科考時照例府學拔取二名州縣學拔取一名寧鈌勿濫務取學問優通品行端方才猷可用之人令其來京朕將親行考驗令入國子監肄業如有學問荒陋人品不端才具庸劣者將該學政嚴加議處嗣後六年選拔一次國子監届期題請候旨

又奉

上諭蔚縣廣昌連界之案朕前令直隸山西督撫詳議具

奏何以至今尚未奏聞凡兩省交界州縣歸併之處甚於地方有益如蔚州蔚縣介在直屬保安西寧之間自應俱隸宣化府而蔚縣之廣昌廵檢則宜歸大同府之廣昌縣管轄庶兩省邊界可畫一清楚為督撫者不得各持私意輾轉因循著速議具奏

又工部等衙門議覆遴選道員採辦木植奉

上諭各省採辦木植等項俱著該督撫遴選賢員辦理照民間價值給發不許絲毫扣尅務令均沾實惠仍著該

督撫等時時留心察訪俾屬員敬謹遵奉倘稍有不遵
諭旨之處朕必訪聞將督撫等一併從重治罪
又山東巡撫塞楞額奏請禁革各處織造差人進京
勒索驛站銀兩奉
上諭朕屢降諭旨不許欽差官員人役騷擾驛遞今三處
織造差人進京俱於勘合之外多加夫馬苛索繁費苦
累驛站甚屬可惡塞楞額毫不瞻徇據實參奏深知朕
心實為可嘉若大臣等皆能如此則衆人咸知儆惕孰

敢肯公營私塞楞額著議叙具奏織造人員既在山東如此需索其他經過地方自必照此應付該督撫何以不據實奏聞著該部一一察議具奏織造差員現在京師著内務府吏部將塞楞額所叅各項嚴審定擬具奏

初五日刑部等衙門奏直隸省强盜李四等應照現定之例不分首從皆斬奉

上諭該部奏稱將上年諭旨嗣後直隸盜案不分首從皆斬之處詢問李四等伊等僉云不知據此則直隸總督

等並未通行曉諭可知直隸尚不實力奉行何况他省著各省督撫等再行曉諭務令遠鄉僻壤無不知悉此案盜犯治罪之處著大學士會同三法司另行定擬具奏

又刑部等衙門議覆程如絲案內書辦章孔昭等擅騙銀兩分别擬罪奉

上諭朕勵精圖治整飭弊端而胥吏之作奸犯科尤為嚴禁數年以來頒發諭旨再三曉諭戒飭不止三令五申

矣各部院堂官皆能凛遵朕訓恪勤奉職而司官等亦知慎守法度不敢為非乃章孔昭愍不畏死輒敢捐稱部費招摇撞騙違背朕旨干犯國憲非尋常犯贓可比應置重典以儆奸蠹著將章孔昭即行處斬陶東山金秉衡湯福張盛既屬知情又朋分銀兩俱著發往黑龍江給與披甲之人為奴餘依議著各部院衙門堂司官曉諭各該管書辦等嗣後倘不遵朕諭旨痛改舊習仍有舞文弄法者一經發覺定照章孔昭之例即行正法

不稍寛貸

初六日奉

上諭為治之道首重得人朕臨御以來夙夜孜孜廣為諮訪期得人材以理庶政而内外臣工所保舉之員其中秉公推薦足備任使者固不乏人而徇私濫舉及茍且塞責者亦復不少即如前年令各省督撫藩臬各密薦屬員一人而王朝恩王景灝所舉者則甚為庸劣又如令督撫等保送所屬武官而督撫中遂有不加詳慎但

就叅遊等所申送之人即呈奏朕前者又或督撫欲薦人而授意於兩司兩司欲薦人而請教於督撫似此草率從事揆諸古人所云以人事君公忠為國之義豈不大相違背乎朕思薦舉人材關係國家辨材論官之要道舉得其人則政事無不就理舉非其人則弊端從此而生孟子曰立賢無方孔子曰舉爾所知觀聖賢之言則知得人之道宜廣其途以為收羅而各舉所知庶可以收克知灼見之益也今特諭内外諸臣等京官自翰

林科道郎中以上外官自知府道員學政以上武官自副將以上旗員自叅領以上皆令每人各舉一人滿洲官員則保舉滿洲漢軍官員則保舉漢軍漢人官員則保舉漢人文職官員亦許保舉武職武職官員亦許保舉文職於滿漢文武內或係現任職官或係候補候選之人或係進士舉人貢監生員或係山林隱逸務期有猷有為有守品行才具足備國家之用者各人密封奏摺赴奏事人員處轉奏外官則遣家人賫送密摺來京

付奏事人呈進即或親戚子姪等亦可據實薦奏不必以嫌疑引避但京官如尚書侍郎外官如督撫提鎮兩司皆係朕已經深知簡任者不必入所薦之列其奏摺內只開列本人官銜姓名註明所薦之人官銜考語不必引頌聖之繁文敷衍粉飾此朕旁求俊乂之苦心冀賢才輩出師濟盈廷俾百職得宜庶務畢舉凡有保舉之責者不得瞻顧私交不得受人囑託不得互相商議不得輕聽風聞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凡人生平豈無

一人熟識深知者況既列朝紳受國家之爵禄而朕又推心置腹畀以舉賢薦能之美事倘猶有懷藏私意濫舉非人者清夜捫心尚可以為人乎且朕之觀人往往洞見隱微將來觀所舉之人即可知舉人者心術之公私識見之明昧亦不使諸臣得以行其私也著内外滿漢文武官員遵諭行

又諸王等奏延信私結黨援欺妄貪婪擬斬立決奉

上諭延信從寛免死著與隆科多在一處監禁伊子不必

革去宗室凡閒散宗室等原有在王府佐領兼轄之例伊等著入顯親王府佐領如奴僕輩管轄驅使至伊之府佐領人等原從顯親王家下分出仍著賞與顯親王延信家産不必入官伊有貪婪銀十萬兩又有種種貪贜虧缺銀兩著將伊之家産交與旗下大臣等查明還項具該旗佐領著該旗大臣請旨具奏

又刑部等衙門議覆直隸總督宜兆熊等奏楊自金拒捕刼囚擬斬立決奉

上諭通州盜犯楊自金等聚衆拒捕脫逃情罪甚屬可惡
從前朕曾差侍郎黃炳前往通州嚴諭知州黃成章作
速緝拏乃黃成章始初不能自行緝獲迨把總黨彥拏
獲數人解交該州差役帶同指拏夥犯即有數十人中
途持械刦毆以致捕役受傷楊自金等若非商謀刦奪
預先糾約臨時何能驟聚多人且内有數人原係别案
大犯是楊自金等皆屬積年慣賊無疑黃成章並不嚴
加刑審訊出實情顯有故縱情弊該督亦並不詳訊駁

審將黄成章叅處遽依所擬草率具題甚屬不合著刑部將此案人犯提解來京逐一嚴審定擬具奏

初七日

諭刑部陳時夏於地方盜案甚屬寛縱劉三案内夥盜吳大黑鞏玉僧又於遞解時在途脱逃此皆陳時夏平日踈忽以致地方官因循怠玩之故著交與陳時夏嚴緝務獲夫除暴安良乃督撫大臣為政之首務盜賊不靖則良善不獲安居匪類不除則地方不得寧謐倘優柔

貽患姑息養奸實為第一溺職之督撫慎之戒之
又江西廵撫布蘭泰參奏德興縣知縣祝廷芳居官
闒茸奉
上諭祝廷芳著革職其闒茸縱害情由及本内有名人犯
該撫一併嚴審究擬具奏布蘭泰疏稱祝廷芳在任既
久志氣日衰此語甚屬非理從來吏治之道皆言久於
其任熟習土俗民風未聞以在任日久為不便於地方
者但當論其居官之賢否耳至於官員之速於陞遷葢

因陞鈌不得其人是以將伊擢授並非不合久於其任也布蘭泰識見淺隘將此等語寫入奏章不合著嚴飭行

初九日

諭戸部泗城前係土府是以有三年土貢之例今既改土歸流自有應納賦稅韓良輔何得復以三年土貢品物歸於正項為請殊屬不合嗣後悉照例徵輸錢糧不許借土貢名色重累小民著將土貢等物豁免

又

諭兵部將軍伊禮布於接准部咨事件並不達部具題竟行繕摺具奏甚屬乖謬朕准伊具摺奏事者或因關係地方事務不得定見令其具請旨耳今伊有接准部咨事件理應達部具題朕又曾屢降諭旨伊如何不知乃復將部咨事件繕摺具奏朕豈代伊交部事件之人朕日御萬幾何暇料理此等事件伊禮布甚屬無知不敬毫無仰體君上揆度禮義之心且伊禮布任事以來並未

奏一要務迄今數月始將此等微員告退之部咨事件具二長搢塞責是誠何意著明白回奏並將伊禮布交該部嚴察議奏

又

諭刑部命案關係重大前降諭旨若承審官審擬錯誤草菅人命而他員能將實情審出者交部議叙今萬爾德一案該縣誤將柴子昌擬抵該州審出實情部議未將該州議叙甚屬疎漏著另議具奏

又倉場總督岳爾岱等題參運官鄒世權等過淮違
限奉
上諭糧船抵通若限期緊廹勢難依限全到運官俱被參
處稍覺可憫著九卿會同倉場侍郎定議酌寬限期但
不得有悞回空則於公私均便
十一日内閣等衙門議覆河南總督田文鏡條奏弭
盜各欵奉
上諭盜案逾限不完即行參處原為官役弛縱而設若因

限期迫促致有誣拏平民栽贓買贓教唆口供扳累無辜諸弊叢生甚非清理盜案之道嗣後果有虛實情形未分盜贓未確限内不能完結承審官應如何詳報上司上司應如何報部展限之處著另議倘有將易結之盜案不行速結濫請展限該督撫不能詳情度理漫為咨部經部駁查者應將該督撫及該有司如何處分之處亦著詳議又議稱凡報强刦盜案責令州縣正印官會同營汎星往事主家查勘情形并訊地隣更夫人等

取供填註則虛實較然不患事主狡飾等語夫事主之強悍者或以竊報強柔懦者或以強改竊固有狡飾之情至於地方文武官員因畏疎防參緝處分恐嚇事主抑勒改供亦未可定如有此等不肖官吏應作何處分之處亦著詳議又議稱初報盜刦正印官公出若待鄰邑印官查驗盜賊必至遠颺應令佐貳捕官會同營汛速驗等語但佐貳捕官未可深信如遇失事而正印官公出佐貳捕官一面會同汛弁查驗先行緝捕一面申

請隣邑印官至事主家覆加查驗尤為詳慎應如何定例之處俱著詳議具奏

十二日

諭八旗大臣旗員以習武為要即文職子弟亦不可廢今覽鑲黃旗漢軍世襲家譜内原任道王希舜將伊弟兄子姪俱帶赴任所伊子姪每一人豈無二三家人所養人口既多如何能為廉吏如何能免私事牽連子弟隨任但知倚仗叔伯勢力無所不為擾害百姓最為惡習

有何善狀漢軍內不得人才皆由於此年幼者帶赴任所猶可十八歲以上理應留在京城可以習武者令其披甲學習馬步弓箭與國家出力可以習文者送赴官學令其讀書若一槩帶赴任所不習文武只圖安逸習成懶惰即捐納得官亦一無用之人有何益處此後外省官員帶族人赴任所者永行禁止若係親生之子十八歲以上欲帶赴任所者具呈該旗大臣請旨方令帶往再旗員不應作外省驛丞典史等雜職才能之員欲

盡忠國家者則因職分甚微無可見其猷為坐成廢滯
具不肖之人規避旗下職事捐此微官遠赴外省上司
以伊係旗人不甚約束以致年久在外任意妄為此等
文武雜職應於何等職銜以下停止用旗人之處爾等
會議具奏再漢軍内壯丁多之佐領每佐領多至數百
人竟有終身不能披甲者滋生之壯丁甚多此等無産
業之人與其留在旗下無用都統等理應具奏或添編
佐領或在直隸緑旗營當兵即在彼處為民亦得度日

此數事爾等管理旗務王大臣會同吏兵二部詳悉定議具奏

十三日

諭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凌據奏知爾父病故朕不勝惋惜因及爾父在時將一切事之始末未得裁處妥協朕所以惋惜者此也今台吉知以爾父負朕之恩為非遣使遠來朕甚嘉之又因爾父病故奏請差人往西域煎茶設供目今西藏地方噶隆阿爾卜巴等讐殺康濟鼐

而頗羅鼐等欲為康濟鼐復讐彼此舉兵相拒西藏事
務作何辦理朕尚在躊躇爾應否差人煎茶設供之處
今且不便降旨且爾奏稱欲在西域煎茶設供廣行釋
教以安衆生伏望明鑒等語夫廣行釋教之語在爾台
吉似屬非分爾準噶爾乃西北隅一小部落耳釋教之
廣行與否豈關爾之煎茶設供耶朕即位元年爾父奏
請寬宥伊之一切罪愆廣行釋教以安衆生言詞恭順
朕以為出於至誠故欲清理疆界使世世子孫如前來

往永遠和睦乃命使二次以答之朕之推誠如此爾父
應欣感奉行乃反生嫌疑不能遵奉朕旨再羅卜藏丹
津乃青海和碩特查罕巴圖爾之子伊骨月中無故弄
兵互相殘害朕差大臣前往命各息兵而羅卜藏丹津
乃敢悖我
皇考聖祖養育之恩負朕之德侵犯內境被守邊輕兵擊敗
遠行逃竄夫羅卜藏丹津係逋逃之人爾父宜即為擒
獻始見和好之誼乃於本地隱匿窩留是何意耶由此

觀之以前所奏許多言詞無一誠實處可知矣前者羅卜藏丹津逃往爾處一則朕未確知二則為羅卜藏丹津乃一愚戾不忠不孝之人毫無可信可惜之處爾台吉之父在時乃係年老歷練之人力能將伊酌量裁處可以生之亦可以制之必不被伊愚弄是以朕無所計處不曾勒追夫羅卜藏丹津亦青海名望之族也今爾年少與彼相等以羅卜藏丹津志氣高傲不顧恩義之人斷不肯屈於爾下守分安居必將離間爾等使準噶

爾一切好事皆為壞事於爾大有不便爾務須將羅卜藏丹津送來朕念伊父查𤣥巴圖爾從前勞績斷不將伊誅戮仍施恩豢養爾台吉具祇遵朕命將羅卜藏丹津送回照從前所降汝父一切諭旨恭順奉行方見爾為釋教衆生之實意爾台吉應將利害是非輕重盡心籌畫自立主見昔者爾父在日曾答使二次於事毫無所益徒勞往返故今次勅諭即交與爾之使臣特磊賫回亦與命使無異也

又上駟院奏鍘草夫六十一因解送錢糧赶回空車
見蓆内遺失元寶一箇不敢動用呈報衙門奉
上諭此一鍘草夫役於伊車内拾得銀兩不自隱瞞即行
報出深屬可嘉著即將此銀賞給併將此事通行曉諭
八旗咸使聞知
十五日奉
上諭魏經國係藩下至微極賤之人蒙
聖祖仁皇帝高厚深恩由末弁屢次超遷用至湖廣提督朕

即位時聞伊在楚聲名甚好加恩優待畀以寵榮因松江地方更為緊要是以將伊調補加以宮保尚書之銜賞以世襲優崇之職魏經國受此殊眷自應感恩圖報倍於常情乃伊離楚以後朕訪其在任時但務沽名釣譽以求容悅於人置國家之事於度外以致湖廣營務廢弛兵驕將惰毫無整理之處如滿丕張連登王之樞肆行貪婪而伊並不參奏於

聖祖仁皇帝之前又如奸民謝録正叛迹昭彰而伊又不能

擒捕於在任之日即在松江任內亦從未曾奏聞地方利弊一事未曾舉劾一人視國家事如陌路是誠何心尚得謂之不負恩用乎聞伊從前離任後湖廣兵丁皆供伊長生牌位亦緣其徇情廢法委曲要結之所致吳陞當日居心行事亦大率相似如楊名時裴𠌯度毛文銓鄭任鑰張楷輩所長不過操守一節其所屬之官弁兵民見其無所取於人而又平易近情諸事寬縱賣法總不禁人之為非故賢與不肖皆相安而昵愛之實巧

官欺世盜名得力之處而不知姑息成風養奸縱暴以致吏治不修營務不飭其有害於國計民生不可勝言種種弊端皆此等鄉愿惡習所貽之累向來廷臣多稱道魏經國等之善今推原其故總因伊等專務虛名邀取彼地鄉紳為之延譽故京師稱道之者甚多年來朕屢加訓飭而魏經國因循瞻顧之習執意不改從前吳陞乞休時朕因其年齒衰邁又復耳聾故優容而保全之如魏經國者朕若保全之亦屬易事但朕從前格外

加恩綸音襃奬今觀其行事足為政事人心之害朕亦不免從前被欺之過今若不明白宣諭則後來之居官者皆以市恩邀譽為得計相率而倣傚之其流弊何所底止前所加魏經國宫保尚書之銜世襲之職俱著革退著回京另用伊既不能報恩伊子亦豈能在地方出力魏瓚魏琨亦著來京候旨松江提督員缺著山東總兵官栢之蕃補授山東總兵官員缺著副都統劉汝霖補授

又廣西廵撫韓良輔題叅桂平縣知縣周鎬溺職奉

上諭數年以來朕令内外諸臣保舉官員以備任使又念人之操守品行亦有前後易轍者實難保其始終不變倘舉非其人即行治罪則不但既舉之後互相容隱即未舉之前亦必逡廵畏縮而不敢有所推薦矣朕曲體羣情准其訪察檢舉叅奏蓋欲其不相袒護於事後實欲其加意慎重於事先也若以朕既寛其處分始初薦舉之時不加詳慎及至敗露之後又視為泛常毫無怵

惶愧報之意則不幾以保題之大典為具文乎朕於特用人員內若有過犯即嚴加治罪者一以示朕大公無私之心一以昭朕誤用非人之過朕尚如此諸臣亦當各知儆惕從前諸臣檢舉本章內皆將該員如何前後改操之處一一敘出候朕觀覽今韓良輔所叅桂平縣知縣周鎬乃係丁憂離任之員韓良輔越例保題特行留任委管稅務者今以怠玩不職叅奏前來其從前如何保題及伊如何誤舉抱愧之處一語不曾提及竟若

與伊全無干涉之事靦然不以為怪甚屬無恥著該部嚴加申飭周鎬嚴加議處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李淑德為人卑汚無恥朕深知之故即位後將伊革退條領怡親王令伊辦理家務為其所愚奏伊人去得朕念伊祖李索太勞績漸次復用為大員屢曾降旨訓誨周詳而李淑德每事並不實心効力甚屬卑汚無恥再伊所保佐領韓塏甚為無恥不端而伊保奏之時極

為稱道及命伊前往江南興修水利則又攜帶妻子到彼騷擾地方故將伊調回伊毫無畏懼之容百方訓誡竟不悛改絕無感恩戴德之心且軍器甚屬要緊伊身為副都統有管轄兵弁之職乃伊之軍器不全假借他人之箭以應點驗現被查出其一切行事俱負朕委用之恩甚屬可惡李淑德著革職拏交該部嚴加議罪前朕曾降諭旨令八旗整理軍器後又賞給銀兩令其置辦寬限五年俾其修理朕意以為必已全完矣及今查

黠而官兵之内尚有全無盔甲器械者官無器械尤屬可惡著將全無器械之官員等俱革職拏交該部嚴加議罪其軍器不全不好之官員兵丁俱照定例治罪再軍器有因封貯不善以致損壞者著派乾清門侍衛八員大門侍衛十六員詳妥查閱將軍器各交給本人倘因封貯堆積被壓損壞者著賞銀修理此修理銀兩即著落原看封貯之人賠償庶幾嗣後諸事人知敬謹

十七日奉

上諭沈近思人品端方持躬廉潔凡所委用悉心辦理正資倚任忽聞溘逝深爲悼惜著加禮部尚書太子少傅銜廕一子入監讀書其子尚幼著該地方官加意照看撫養待成立時送來引見應賜卹典該部察例具奏著賜銀五百兩吏部派一謹慎司官爲伊料理後事命平郡王散秩大臣一員往奠該衙門知道

又吏部議覆副總河嵇曾筠奏請將鮑學沛等補授河工同知等缺無庸議奉

上諭命往河工効力之微員若悉聽其在本地題補恐啓鑽營之漸嗣後果有在工程得力諳練應於本地題補者著該總河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候旨補授

又

諭吏部刑部陳時夏居官尚好但於審擬盜案往往疎縱今又將傷人盜犯蘇天章任其狡供漫行開脫殊屬不合著交部議處其承審各官不能嚴訊取據確供亦著查參議處嗣後江蘇地方盜案内凡有疎縱應行議處

者著將陳時夏一併議處具奏

又

諭刑部江蘇地方盜案甚多或事發脫逃或越獄遠颺或中途疎脫以致盜犯得以漏網皆係地方官平日漫不經心之故盜首顧永等脫逃著交與陳時夏勒限嚴緝如逾限不能拏獲定將陳時夏與該地方官一併嚴加議處

又刑部等衙門議奏吳高因姦致死親夫復謀娶姦

婦擬斬監候奉

上諭王氏著即凌遲處死吳髙旣因通姦謀殺林琯又復行賄私和人命詭名謀娶王氏所犯情罪較大光棍更屬可惡吳髙著改為立斬嗣後有似此因姦謀殺親夫復設計謀娶姦婦為妻妾者俱照此立決永著為例

又刑部等衙門奏金有章等描摹印信包攬捐納均經身故應無庸議奉

上諭此案將攬捐摹印各犯或稱在家病故或稱未經到

案身故均應無庸議等語此等要犯病故其中雖稱取
過印甘各結誠恐虛應故事以致重犯狡飾免脫亦未
可定況重犯監禁在獄尚有越獄脫逃之事其未經到
案之犯報稱病故何足憑信此本內報稱病故之金有
章等著行文該撫嚴飭地方官悉心確查取具印甘各
結報部倘有捏報等情日後一經發覺定將該地方官
與該撫一併嚴加議處永為定例
十八日奉

上諭數年以來屢降諭旨令内外臣工將昔年欽奉
聖祖仁皇帝硃批諭旨及朕近年所批奏摺悉行恭繳昨正
白旗都統等奏稱在能泰家中查出
聖祖仁皇帝硃批諭旨褾成手卷二個及詢問能泰之子據
稱當日所奉
硃批已經呈繳此乃摹倣抄寫收貯家中者其言如此能泰
褻慢
御筆違背朕旨除將伊交刑部治罪外著該部將此再行嚴

諭內外臣工倘從前有未曾呈繳者在京則赴該管衙門在外則赴該省督撫速行呈繳免其遲延之咎若再有隱匿摹寫收藏等情一經發覺定行從重治罪不稍寬貸年來諸大臣中間有奏請賞賜硃批以傳示子孫者朕亦酌量俞允今臣工中若有實情懇請或自行陳奏或該管衙門代為啟奏朕自鑒情降旨何必悖旨私藏自干罪戾倘或暗自增減顛倒是非所關甚鉅不得不察也

又奉

上諭吳淞石塘當日勘估之時於海潮紆緩之處酌量修築土塘葢因工程浩大諸臣勘估為節省錢糧起見故如此定議但東南財賦之區灌溉田畝保聚室廬全賴海塘捍衛朕思海勢衝激風濤旋轉難定土塘經歷年久未免可虞不若一例盡修石塘為百姓萬年之利似為一勞永逸朕詢問齊蘇勒亦云甚當著陳時夏陳世倌鄂禮等將現在土塘改築石塘之處確行勘估詳悉

定議具奏不得惜費省工苟且塞責務須堅固永垂久遠以副朕經理海疆愛養民命之至意

又奉

上諭向來雲貴川廣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邊隅肆為不法擾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殺爭奪不休而於所轄苗蠻尤復任意殘害草菅民命罪惡多端不可悉數是以朕命各省督撫等悉心籌畫可否令其改土歸流共遵王化此朕念邊地窮民皆吾赤子欲令永除

困苦咸樂安全並非以烟瘴荒陋之區尚有土地人民之可利因之開拓疆宇增益版圖而為此舉也今幸承平日久國家聲教遠敷而任事大臣又能宣布朕意勦撫兼施所在土司俱已望風歸向並未重煩兵力而願為内屬者數省皆然自此土司所屬之夷民即我内地之編氓土司所轄之頭目即我内地之黎獻民胞物與一視同仁所當加意撫綏安輯使人人得所共登衽席而後可副朕懷也但地方遼闊文官武弁需員甚多其

間未必盡屬賢良之輩且恐官弁等之意以為土民昔在水火今既内附已脱從前之暴虐即畧有需索亦屬無傷此等意見則萬萬不可著該督撫提鎮等嚴切曉諭不妨至再至三且須時時留心訪察稍覺其人不宜苗疆之任即時調換並嚴禁兵丁胥役之生事滋擾務俾政事清明地方寧謐安居樂業共享昇平倘有不遵朕㫖絲毫苛索於土民地方者著該上司立即叅劾重治其罪即係平日保舉之人亦不可為之容隱果能據

實糾叅朕必宥其失察之愆嘉其公忠之誼該督撫提
鎮等可共體朕心各盡懷保邊民之道
又吏部奏盛京郎中高大魁等違例支給錢糧照例
議處奉
上諭朕因奉天諸事廢弛弊端種種是以揀選人員添設
漢官前往整理乃伊等之意不願為彼地官職故意玩
忽夫朝廷官爵豈有任人選擇之理若仍然徇情廢弛
何必調用京員高大魁係朕揀選命往之員乃伊明知

情弊瞻顧匪人甚屬溺職高大魁著革職將此通行曉
諭奉天滿漢官員知之
十九日奉
上諭呂謙恒平珠保舉人員奏摺內語甚煩多朕前令保
奏人員摺內祇將保奏其人之故出具考語不可添設
繁文所降諭旨甚明朕以為獨有徐元夢一人妄奏不
意此二人又如此具奏呂謙恒著交與大學士等嚴察
議奏平珠為人甚屬躁妄不守本分前在圓明園齊集

大臣官員特降訓旨時平珠於衆人之前漫行瀆奏伊不過一郎中之職耳朕降旨著大臣官員各保一人而平珠保奏八人悖謬極矣此八人俱好之處伊何由得知情甚可惡平珠著革職拏交刑部夾訊定擬具奏平珠所保八人為人如何交與大學士等驗看具奏

二十日奉

上諭蘇克濟巡撫任内虧空侵欺銀兩多至四百萬兩從前遣人查審俱有確據朕格外施恩暫行寛免其罪著

令儘其力量賠補伊父子共認賠銀一百萬兩不過四分之一朕又因伊子達爾布人尚可用將伊釋放曾降諭旨俟伊父虧空銀兩賠完之後尚欲委用乃達爾布悖義逆理吝惜財物以國帑為與己無涉並將伊父性命亦全然置之度外藏匿不交歷今數年尚未完納一半朕以蘇克濟曾任封疆大臣若因錢糧用刑朕心不忍是以屢次降旨宣示曉諭伊等若知改過尚可從寬乃伊等並不知悛改其惡仍固執舊習令伊子弟親戚

家中之所寄藏并隱瞞之物俱已敗露蘇克濟父子甚屬不忠不孝全不知畏懼國法奸回巧詐百計欺罔覬伊子弟親戚家中查出財物如此則他處隱藏者必多伊等之意以為現今隱瞞財物俟事完之後可以肥家此等下賤無恥之人朕令亦無可如何只得加之以刑著交該都統等會同刑部大臣將蘇克濟夾審令伊子達爾布在旁觀看達爾布從前毫不思及伊父悖惡已極令見將伊父夾審若仍不供出實情將達爾布亦著

夾訊

又奉

上諭據髙其倬奏福建提督丁士傑到任之始於營伍頗為經心近聞躭於逸樂不專心公務以致營伍漸弛且更急於貪取小利將弁兵丁不服不畏與其向在京城舊識之人夥通販馬散賣各營外說公平交易其實暗用提督之勢壓制每馬一匹向日十六七八兩不等者所發之馬俱要按照部價庫平二十二兩一匹近因軍

政借部冊名色每營暗派十二兩八兩不等臣密行訪知細問各員始行說出又向來提督有親丁名糧八十分以為養廉前任提督吳陞發出四十分與營中只存四十分丁士傑要復舊數乃不肯俟糧出陸續扣補尋事借革兵丁名糧所革之糧不容營中頂補盡行扣起所革又係馬糧合標不服又近有提標前營兵丁黄守强割民人王貫之田被獲送縣有管隊魏三餘丁黄佛同兵丁等搶犯打傷王貫及至該營遊擊傳為宿送縣

將黃佛枷責又有兵丁將枷犯擡去丁士傑不參傳為宿將兵丁止行棍責又提標兵丁歷有抗糧之習近因丁士傑寬縱抗納益多臣不敢徇隱謹繕摺參奏等語朕思丁士傑由人家僕隸出身甚屬卑賤昔我

聖祖仁皇帝見其人材似屬可用是以格外施恩用至參將朕即位以來亦因伊人尚明白精采壯健故擢為貴州總兵官伊在任時石禮哈等籌畫勦撫狆苗之事伊百計阻撓極力摺奏經朕切實教導伊亦深知愧悔朕以

丁士傑或無膽量是以臨事畏縮故調用福建自調之後並不知感恩報効實心辦事茍且因循凡所陳奏皆屬支離悖謬而且瞻顧私交如陳萬策居家不法伊亦徇情隱匿其他怠惰玩忽之處甚多今高其倬參奏前來又有私販馬匹派累兵弁扣尅軍餉多占空糧種種貪劣可見伊卑汚下賤之習到底不改所謂下愚不移也丁士傑深負國恩甚屬可惡著革職嚴拏交與高其倬審明定擬具奏

又刑部議覆兩江總督范時繹等清查胡期恒家產一案行令再議奉

上諭清查胡期恒家產一案該督撫等辦理甚不妥協部駁甚是凡兄弟家產有雖係分居而平日託為心腹代為經理或代為置產者亦有雖屬同居而各立產業全無干涉者今該地方官並不查明朦混具奏朕不便降旨且胡期恒家產不應止有此數著該督撫悉心確查明晰具奏

又兩江總督范時繹奏報估計修濬太倉州河道工料銀兩奉

上諭據范時繹奏稱太倉州鎮洋縣士民僉稱境内劉河鉅工已蒙發帑開濬而七浦一河原係民田沾獲其利令情願照依舊例業户給食佃户出力不敢再費帑金等語朕思君民原屬一體民閒之生計即國計也倘遇國用不敷之時勢不得不資藉於民力今國家財用充足朕為地方籌畫萬年之利不惜多費帑金興修鉅工

養育萬姓若仍用民力以辦公事非朕本心也況小民
効力工程或致荒其本業而又不免官吏之督催煩擾
朕心實為不忍昨蘇州一二有力之紳士懇請捐貲以
助地方之公事與此不同朕是以降旨准行著將范時
繹所奏士民捐助之處停止仍動用公帑辦理並將朕
旨遍行曉諭該州縣士民伊等當體朕愛養元元之心
於工程告成之後加意照看歲歲疏濬防護俾地方永
受其益則勝於目前之趨事赴功多矣

又雲南巡撫朱綱叅奏解任巡撫楊名時任內各官借欠庫銀著落分賠奉

上諭楊名時朕尚未識面聞為人和平亦有操守觀其人性喜沽名邀譽惟用巧詐以求容悅於衆人而苟且因循置國家之事於膜外且虛偽偏執怙過飾非朕於其屢年奏摺中洞見其為人時時切加訓諭而伊堅執不改此所謂下愚不移也朕料其任內必有未清之項曾諭朱綱留意清查今據朱綱叅奏前來閤省錢糧倉穀

遂至虧空如此之多聞者莫不駭異雲南之銀廠稅規鹽法銅礦等項向來積弊甚多皆係李衛清查經畫於前而鄂爾泰悉心辦理於後是伊巡撫任內專責之事皆他人代為料理李衛鄂爾泰料理就緒不過交與楊名時稽查現成錢糧耳乃伊於一切事務全未辦理而所專管之錢糧又復虧缺若此尚得謂之具人心人面者乎常德壽不過藩司之職事事稟承於巡撫即使常德壽侵欺那移藩庫有不清之項而楊名時為何容隱

不行叅奏是楊名時已擔承於身即係楊名時之事與常德壽無涉矣即如從前閩省未清之項毛文銓未曾舉發即係毛文銓之事與前任黃國材無干二省之案若合一轍常德壽不必留滇著即回京常德壽名下應追之項俱令楊名時楚結楊名時著革職交與朱綱勒限令將各項清楚具奏請旨此本内情由仍著楊名時自行明白回奏朕觀其又如何狡辨也

二十二日奉

上諭人臣朋黨之弊最足以害人心亂國政唐虞之世共工驩兜輩比周為黨舜必寘之於法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易經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朱子謂上承九五下無應與為能散其朋黨之象則大善而吉是朋黨之小人固自古帝王之所必誅聖賢之所垂戒其為世道人心計誠深且切也蓋人臣之道惟在公忠體國古之純臣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精白乃心鞠躬盡瘁念念惟知有君父事事惟知有朝廷雖一已之身家

且不暇顧又何至有營私結黨朋比為奸之事此真純
臣之道也惟奸惡之小人其心既陰險狡詐忍於背逆
君父擾亂國政而其才又足以籠絡要結使奸邪之輩
盡入其黨遂成牢不可破之勢當日蘇努阿靈阿鄂倫
岱等同惡相濟結為邪黨凡屬在朝臣工其庸懦無能
者則棄置之而於聰明才智之人或動之以利或怵之
以害或震懾之以權勢或誘惑之以美名使其人不得
不墮其術中彼此固結日肆邪謀自以為國家大事皆

在其掌握操縱之中斷無有能出其範圍者以此煽惑
人心擾亂國政若非我
皇考至聖至明乾綱獨斷則伊等比黨之害可勝言哉朕在
藩邸時知之甚悉故臨御以來將伊等朋比為奸之處
屢次宣示中外益深為世道人心
宗社國家之計不得不痛加懲創嚴加誡諭惟冀大小臣工
以伊等為炯戒共絕背公植黨之私時懷公忠體國之
念則一德一心上下交而其志同其於世道人心

宗社國家豈不深有利益哉

二十三日莊親王允禄等奏繼養另戸旗人之子撥回該旗歸宗其繼養民人之子撥出為民繼養僕人之子分檔僕人之子内如有情願仍歸本主及伊本主亦情願容留者准其容留情願為民者盡行撥出為民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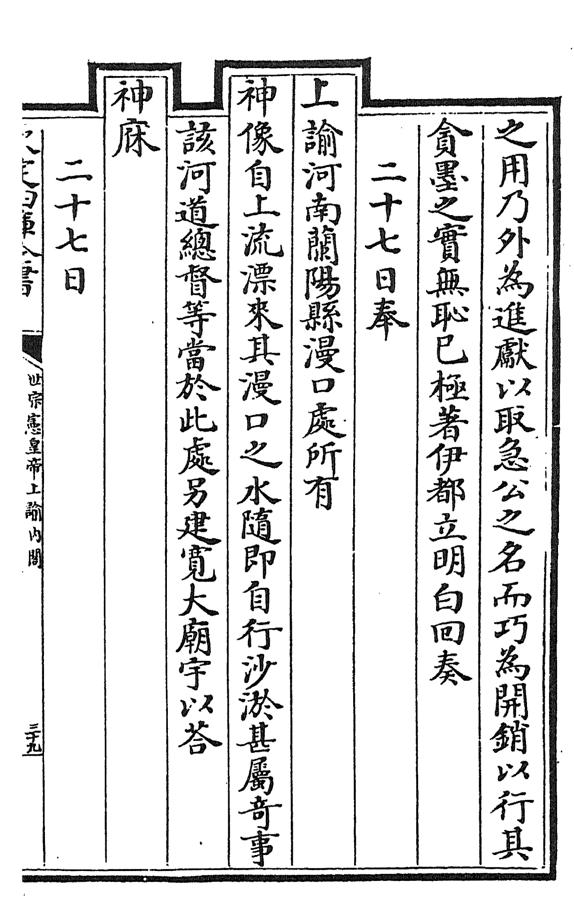
上諭繼養子嗣人等原非内府之人除將旗人歸併各該旗外其民人之子及僕人之子俱著為民伊等從前當

過官差令撥出為民者各加恩賞銀十兩其撥出為民之後隨分安生毋得妄干法紀倘肆行犯法定行重治其罪著內務府總管等通行傳旨訓飭

二十六日奉

上諭前伊都立任山西巡撫之時朕加恩每年給銀三萬兩以為養廉原為巡撫衙門各項之用至於本省存公銀兩乃係存貯藩庫之項以備地方百姓及緊要公事之用者乃伊都立將養廉之項盡入已囊凡有賞賚兵

丁給散貧生修理學宫以及欽差酒席應酬之類俱於存公銀兩内開銷尤可笑者伊都立將進獻之物每年開銷銀四千兩伊都立所進不過山西土産石花魚榆次瓜之類所值幾何亦借進物名色開銷數千金之多忍心害理莫此為甚試思巡撫衙門既有賞給銀三萬兩則前項諸費豈尚不當於養廉内自行辦理而忍開銷公項以充其一已之私用乎且伊都立於巡撫任内曾進銀二萬兩既有此進獻之銀即當以為前項諸事



之用乃外為進獻以取急公之名而巧為開銷以行其貪墨之實無恥已極著伊都立明白回奏

二十七日奉

上諭河南蘭陽縣漫口處所有

神像自上流漂來其漫口之水隨即自行沙淤甚屬奇事該河道總督等當於此處另建寬大廟宇以答

神庥

二十七日

諭淮安裏河同知夏建德向來漢軍人員習氣不堪而河官更甚凡經手一切工程修築既不完固防守復多疎虞上下通同侵欺浮冒虛糜國帑甚至冀幸堤工之衝決以遂其侵那開銷之私計種種弊端朕所洞悉今總河齊蘇勒悉心釐剔一應工程整頓料理俱有成效爾等遇此公忠體國之上司正宜洗心滌慮痛改前非各自奮勉如玩愒不悛經該督題參定加重處斷不能為爾等寬也蓋河工關係運道民生河官之責任較之他

員實為重大即較之專掌刑名之責亦更為切要果能
實心辦理使河流深通堤岸堅固運道無阻生靈賴以
保全自然永受國恩上可以顯榮祖父下亦垂裕後人
倘怠玩職守工程隳壞上則辱及先人下則貽害子孫
不但一身顯罹國法已也總之職司河道勝任則造福
無量曠官則造孽無窮務須悉知利害殫心竭力相形
度勢錢糧必歸實用工程必期永固若塗飾耳目苟且
塞責雖一時僥幸無虞終必敗露身家性命隨之矣爾

將朕此訓旨凛遵恪守朝夕不忘併遍告河官互相儆戒各加黽勉以副朕廑念運道民生之至意

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因蘇松等處地方水利工程關係民生最為緊要特遣官員會同巡撫等悉心經理務期修築開濬以惠蒸黎凡工用所需悉發庫帑絲毫不以煩勞民力諭旨頒布至再至三昨范時繹奏稱太倉鎮洋士民僉云劉河鉅工已費國帑其七浦一河工程民間情願出力以

助修濬不敢再動帑金等語朕又復降旨嚴行禁止此中外所共知者頃聞長洲元和等縣有按照田畝科派銀兩之事朕思工費悉用帑金原以杜科派田畝之弊昨太倉等處士民懇請出力助工朕且嚴行禁止豈容不肖官吏按畝派費累及小民或者夫役等得受官價之外有田之業主帮貼飯食而不知者遂誤認以為按畝派費亦未可定或者衙門之蠹役本地之攬頭借帮貼飯食之名派雜費以飽私囊亦未可定著范時繹陳

時夏等通行曉諭令良善之民勿為奸猾所欺並時時訪察稽查除田主帮貼飯食外倘有胥吏攬頭等巧借名色科派分文者立即提拏重治其罪並將辦理工程之官員指名題參從重議處倘官吏人等本無派費累民之處而本地居民或以工程碍伊室廬田土不願興修故揑造浮言以惑衆聽或奸民欲行包攬不遂其私故傅播此語以阻撓公事則情罪甚屬可惡著范時繹陳時夏等確實查拏從重治罪

又

諭河道總督齊蘇勒河工各營差遣武弁之處甚多每營止有守備一員管轄甚屬不敷且缺乏武職大員著添設叅將一員遊擊二員守脩十員叅將令其統轄遊擊令其分管方為妥協其所設叅將遊擊須將河營內諳練修築之人揀選題補斷不可將爾操營內武弁補授倘有由河營陞出之叅遊等官爾亦細加查訪具題調補若無其人即於河營守備內揀選題補令其勉勵

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楊文乾奏稱閩省係邊海重地風俗不甚醇樸難於治理大與內地不同今新補各官多係初任不能諳練懇將曾經出仕熟練民事者命往數員交與督撫於緊要縣缺補用等語朕思督撫之教導屬員即如師長之教導子弟也凡人之才力不齊當隨材酌量而善為訓誨成就之且鼓舞振興必有其道舉一人而使衆人共勸劾一人而使衆人共懲斯可以造就羣材而收吏

治之實效嘗見督撫中有恃才任性者往往自立意見以督課屬員同乎已者則以為是異乎已者則以為非此自用而不能教人者也又有謹守自好者只知獨善其身而於屬員之賢否悠悠忽忽無所辨别或明知其庸劣而苟且姑容以沽長厚之譽則人才何由而奮興乎闔省地方緊要數年以來朕時為廑念屢次揀選人員命往而無如地方積習已深該督撫又復因循寛縱漫無覺察賢否混淆以致屬員無所觀感勸懲而怠惰

廢弛者有之營私不法者有之經朕訪聞確實特遣大臣前往清查今已一一顯露通省叅革者十居八九似此緊要地方而吏治玩忽若此必得賢能練達之員始能釐頹風而除陋習至於今年命往之員原屬初任者於吏事尚未諳練是以楊文乾有特簡人員之請但在京候選知縣之員多係初登仕籍即間有再任候補者亦未必即係賢員克勝閩省之任若照常例命往究屬無益再四思維著各省督撫於所屬知縣內除川陝雲

貴廣西外每省揀選一人務期於在任年久官員中擇謹慎老成才猷敏練者一面具奏一面作速咨送閩省交與高其倬常賚酌量於緊要縣缺補用原缺著各該督撫題補總因高其倬不能教導屬官只得為此權宜之計令各省督撫等將素常教導熟習之能員移調一人赴閩以助閩省督撫之用耳倘各省督撫等以膜外視之潦草塞責將來在閩不能稱職或被參處則大有關於伊等之顏面慎之慎之從來吏治在乎得人而成

就各省人材者專於督撫是賴如田文鏡方直公明善於教導故豫省之屬員賢者益堅其為善之心中材皆奮其上進之志數年以來賢員輩出朕調用他省者甚多此督撫中之培養人才者也如高其倬性好姑容不能整理以致通省吏治怠玩成風是以揀選命往之員亦漸染地方之習弛其職守通省盡罹糸罰此督撫中之貽悞人才者也凡為封疆大臣者當以田文鏡為法而以高其倬為戒又據楊文乾奏稱汀漳道劉爕操守

雖好而糊塗粗鹵才具平常不宜汀漳道之任等語著將劉爍調取來京以對品京官補用汀漳道員缺著將孫國璽補授即孫國璽亦係河南知縣朕杭州府知府擢用者也杭州府知府員缺甚屬緊要著李衛於浙江通省知府同知州縣等官内揀選題補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六十四